

「介詞」到的研究**

金 鐘 讚*

◁ 目 次 ▷

- | | |
|-----------------|----------------|
| I. 前言 | V. 「介詞」到與詞 |
| II. 「介詞」到與傳統見解 | VI. 「介詞」到的語法功能 |
| III. 「介詞」到與語言節落 | VII. 結論 |
| IV. 「介詞」到與助詞了' | |
-

I. 前言

“到”可以出現在動詞前邊，也可以出現在動詞後邊。一般認為“到”出現在動詞後邊時有兩種用法，一是補語，一是介詞。本文主要討論「介詞」到的用法問題。傳統的說法都認為“到”出現在動詞後邊時有介詞用法，但最近出現一個新的說法認為這種“到”是它前面動詞的後綴。我們如何看這一問題比較合理？

本論文先探討這幾種見解的相關問題，再提出本人對這種“到”的見解。

II. 「介詞」到與傳統見解

馬真先生¹⁾說：

所有的介詞結構都能做狀語，有一部分介詞結構還能做補語，例如：

生在 <u>北京</u>	來自 <u>全國各地</u>
生于 <u>1959年</u>	拖到 <u>明年</u>

* 安東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科 副教授

** 이 논문은 2001년도 안동대 해외단기과건지원사업의 지원에 의해 완성되었음.

1) 馬真 《簡明實用漢語語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第18頁

這裏要注意的是「拖到明年」，馬真先生認為這裏的「到明年」是介賓結構做「拖」的補語。但馬真先生不會把「買到治療氣管炎的藥物」中的「到」看成是介詞。馬先生根據什麼把「拖到明年」的「到」歸於介詞而把「買到治療氣管炎的藥物」中的「到」看成補語呢？趙元任先生²⁾說：

5.6.3粘着的短語補語。這是介乎自由的補語和粘着的補語之間的一種類型。第一動詞沒有賓語而第二動詞為“在”或“到”的時候，“在”或“到”一般是輕聲，這樣就成為第一動詞的後附(enclitic)，中間不能停頓，不能插入別的詞。第二動詞“在”或“到”的後邊的賓語只能是時間詞和處所詞。第二動詞是“成”或“給”的時候，是可輕聲，賓語不受限制。

睡在床上，坐在地下，好就在這個上
走到張家，說到天亮，切成三塊，
變成一個鬼，寄給他一封信，借給他許多錢。

□注意：“V在”，“V到”都是後頭不自由的，它們後邊必須有表示時地的賓語，跟“出去”、“掉下去”等趨向性動補複合詞不一樣。所以，這裏的結構是：一個動詞加上一個動賓短語，後者由於第二動詞的(語音上的)附屬地位粘着於前邊的動詞。比較：

- (a) 在床·上睡。(連動式短語)
(b) 睡·在床·上。(粘着的動補短語)

趙元任先生說“V到”是後頭不自由的，它後頭一定要有表示時地的賓語，並主張這時“到”與後頭的“賓語”構成一個粘着的短語補語(這實際上就是傳統語法學上說的介賓結構)。趙元任先生認為“走到張家”與“我碰到(了)一件怪事”中的“到”，語法功能是不同的。他認為“到”後面出現的是時間或處所的詞，那麼這是“V+粘着的短語補語”。在這一觀點上馬真先生與趙元任先生沒有兩樣，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編印的《國語會話(一)》³⁾中說：

- II. "Dzài" as a suffix to verbs of location
jāndzai.... stand at....
dzwòdzai.... sit at....
jüdzai.... live or stay at....
pattern S V-dzai PW(案place word)
 Chǐng nǐ jüdzai wǒmen jèr.
 Please stay here with us
1. Nín jüdzai nǎr?

2) 趙元任《國語語法》(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第155頁。

3) 《國語會話(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1989)，第316頁。

Where do you live?

2. Tāmen jùdzai lóushàngde wūdzli.

They live in the room upstairs.

3. Wǒ kěyi dzwòdzai jèr ma?

May I sit here?

.....

II. "Dào" as a suffix to verbs of motion

hwéidau...(lái or chyù) return to...(here or there)

bāndau...(lái or chyù) move to...(here or there)

.....

nyàndau..... read or study up to...

jyāudau..... teach up to...

.....

(b) pattern: S _____ V - dau _____ PW/N

Nimen nyàndau dijìkè le?

Which lesson have you read up to?

1. Wǒmen nyàndau dìshíyòukè le.

We've read up to lesson 16.

2. Wǒmen tándau nǎr le?

What were we talking about?

3. Tā yǐjīng jyāudau jèrle.

He's already taught up to here.

4. Tāmen chàngdau disānjyù le.

They've sung up to the third line.

5. Wǒmen shwòdau yìbàn le.

We have told half of it.

《國語會話》裏把傳統的“動詞+補語(介詞+介詞賓語)”裏的動詞與介詞看成複合詞。

以上我們考察了對“到”的兩種不同的看法。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一問題？

III. 「介詞」到與語言節落

楊自儉、李瑞華先生⁴⁾說：

4) 楊自儉、李瑞華 《英漢對比研究論文集》(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7), 第297頁。

由于沒有嚴格的形態變化而在詞類劃分上造成困難，在英語中也會遇到。例如英語中許多介詞可以兼作副詞。拿in來說，在(a)She swam in the lake 中是介詞，在(b)She trusted in her handbag 中是副詞。如果用p表示兼做介詞和副詞的詞，(a)句是“動+(p+名)”結構，p(介詞)和名詞結合緊密；(b)句是“(動+p)+名”結構，p(副詞)跟動詞結合緊密，是動詞的補語。

宋玉柱先生⁵⁾說：

我們這樣分析，也不是什麼發明創造。其實，在外國語言中早就有這種先例。大家知道，英語中就有一種不及物動詞加介詞組成的結構，它在句中充當謂語，像：talk about, talk of, think of, think over, 等等。

例如：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is matter.

(他們在討論這件事。)

像think of, talk about這樣的結構在句子中是作為一個單位看待的，因此英語中給它一個名稱，叫作verbal phrase，意思是說：這類結構相當於一個(及物)動詞，因此可以作謂語。

以上是楊自儉、宋玉柱等先生的見解。從他們所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英文中這些介賓結構的介詞，有些後來反而跟它前面的動詞結合得更為緊密了，這種現象跟普通話有沒有關係？廣西教育出版社編的《語法與修辭》⁶⁾中說：

(二)介詞詞組

介詞詞組是由介詞帶上其他詞與詞組構成的，例如：

向泰山(前進)

比今天(更美好)

(來)自鄉間

(生)于一九七四年

介賓結構出現在述語前面時，跟出現在述語後面，其讀法有所不同。介賓結構出現於述語後邊時，一般來講，介詞都與其前面述語在一起念。故陳光磊先生⁷⁾說：

(丙)有些介詞附在動詞後面的時候，在音讀上和動詞成一節落，而同被介系的名詞分開。如：

5) 宋玉柱《現代漢語語法論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第148頁。

6) 《語法與修辭》(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85頁。

7) 陳光磊《漢語詞法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第115頁。

來自五大洲 走向勝利 生于1900年
不妨把這種組合的節落作爲一個複合動詞看。

陳光磊先生的觀點與傳統的看法不一樣，他認爲“來自”、“走向”、“生于”經常在一起念已經變成了一個複合動詞。《進明中韓大辭典》⁸⁾中也把“來自、走向、生于、選自、出於、引自、趨于”等看成是個詞而拼寫在一塊兒。但我們不能完全依據語音停頓來斷定它們是一個詞或單位。爲什麼？林惠珊先生⁹⁾說：

(三) 「非介詞片語」
馬 打 傘 走

IC
(L (LH LH) L) (輸出值)

(四) 「介詞片語」
馬 比 狗 小

IC
f
(L (LH LH) L) (有問題的輸出值!)
(LH L) (LH L) (正確的輸出值)

讀法與語法有一定的關係，但不能完全依據讀法分析語法的。上面的“馬比狗小”中“比狗”的確是一個介賓單位，而介詞“比”在讀法上反而跟“馬”有密切關係。由此可見，介詞在語音上與其前面的動詞構成一個單位，是不能證明動詞與介詞構成一個詞或短語。故廣東省教育廳教材編審室編的《語言文字應用規範手冊》¹⁰⁾中說：

4.7.2介詞

zài qiánmiàn(在前面)

xiàng dōngbiān qù(向東邊去)

wèi rénmin fúwù(爲人民服務)

cóng zuótiān qǐ(從昨天起)

shēng yú 1940 nián(生于1940年)

這本書上說“生于1940年”中介詞“于”是跟它後邊的“1940年”構成一個短語而拼寫

8) 康寔錄《進明中韓大辭典》(漢城，進明出版社，1993)。

9) 吳競存、梁伯樞《現代漢語句法結構與分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第235頁。

10) 《語言文字應用規範手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第306頁。

時要跟它前面的動詞分寫。這種拼寫法跟語法的分析有一定的關係。我們能夠從其拼法上看出編者在“生于1940年”中不把“生于”看成一個詞或短語。

吳競存、梁伯樞先生¹¹⁾說：

現代漢語口語中看起來類似於古漢語介詞結構作補語的「V+P+N」（「P」限於「到」、「在」、「給」，「V」限於單音節動詞），其中的「P」已不是介詞，它緊附於「V」之後，與「N」沒有直接結構關係。這一變化也直接反映在語音形式上，口語中由「在」、「到」、「給」組成的「V+在(到、給)+N」，語音停頓必須在「在(到、給)」之後，「在」、「到」一般是輕聲，「給」也可讀輕聲。

至於“走到張家，說到天亮，拖到明年”，“到”已經不再跟它後面的“張家，天亮，明年”構成一個語音節落而跟它前面的“走，說，拖”構成一個語音節落。但這裏的“到”跟“來自，走向，生于”的“自，向，于”不同可以念輕聲。這意味着什麼？徐世榮先生¹²⁾說：

漢語詞彙發展到現在，大多為雙音節，也有多音節的，單音節詞并不太多了。一個詞的幾個音節，在音量上不均衡，漢語的詞，也和別的民族語言一樣，一個詞有一個重音。這個重音很有用處，它可以明顯地表示這幾個音節的密結性，表示這是一個詞，或是組織得相當緊密，有一定意義的詞組（已經“詞化”了的詞組）。同時，增加了語言的清晰，是一個詞，還是平行并立的兩個詞。

我們既然知道“走到張家，說到天亮，拖到明年”的“到”既跟它前面的動詞構成一個語音節落，又可以念輕聲，那麼我們可以推測說：

走/到張家 → 走到/張家
說/到天亮 → 說到/天亮
拖/到明年 → 拖到/明年

除了語音節落、輕聲這兩種證據之外，有沒有更確切的證據支持我們的這種觀點呢？

11) 林蕙珊〈從「優選理論」來談國語的三聲變調〉：《聲韻論叢》第十輯，（臺北，學生書局，2001），第500頁。

12) 徐世榮《普通話語音常識》（北京，語文出版社，1993），第125頁。

IV. 「介詞」到與助詞「了」

趙元任、馬真先生的觀點都認為“到”後面出現“處所、時間”的詞時，這個結構是介賓結構，做“到”前面述語的補語。問題是這種“到”的後面還可以出現“了”，例如：

1. 她把這一偉大發現用到了丈夫身上。
2. …說話者將重音落到了最經常出現重音的位置以外的地方。
3. …終於來到了一個十分幽靜的地方。
4. …王母娘娘搬到了天上。
5. 父子三人上天無路回到了家。
6. 我把語義關係放到了首位…
7. …逃到了一個…地方。
8. …跑到了城裏。
9. …飛躍到了一個新階段。
10. …却是一飛冲天，達到了學生運動的頂點，…
11. 她把這一偉大發現用到了丈夫身上。

這裏我們注意的是這“了”的出現並不是一種偶發的現象而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¹³⁾。換句話說，這種用法已經是一種語法現象了。金天俊先生¹⁴⁾說：

13) 這種例子很多，例如：

1. …從單槓上穩穩地落到了地上。
2. …一旦說話者將重音落到了最經常出現重音的位置以外的地方。
3. 黃浦江又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4. …回到了家中…
5. 他老人家終於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
6. 父子三人上天無路，回到了家。
7. 一隻小蜜蜂飛到了果園兒。
8. …他竟堅持着活到了今天。
9. …奇迹的不是她的壽死，而是她竟堅持着活到了今天。
10. 小豬一口氣跑到了河邊。

4. 絕大部分動詞可以加時態助詞“着、了、過”和趨向動詞“來、去、下來、上去”等，介詞則不能，“沿着、爲了、通過”等介詞中的“着、了、過”只是構詞成分，不表時態)...

方文憲先生¹⁵⁾說：

作爲一個獨立的詞類，漢語和英語介詞都屬於形式詞或虛詞。就其形式特徵而言，兩種介詞都不能帶後綴。如上所述，漢語介詞在書寫形式和讀音上和動詞相同。兩者最

11. 一會兒，就爬到了最高的地方。
12. …一直被職笑到了今天。
13. 他下了河，小心地趟到了對岸…。
14. …把破網降到了了一個次要的位置…
15. “一把米”由某處所的內部移到了外部。
16. 愛迪生迷迷糊糊想着，不知怎的身子像是站到了小山上。
17. …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
18. …把小象拖到了身邊。
19. …撞到了一輛嶄新的小轎車上。
20. …開到了砂堆的前邊兒。
21. …跳到了老水牛爺爺的背上。
22. …躺到了一個砂堆上。
23. …走到了獨木橋的中間。
24. …掛到了自己的胸前。
25. 小便撒到了睡覺的床上。
26. …沈到了水底。
27. 因爲，歷史發展到了1870年，…。
28. …終於延伸到了身體的軀幹部分。
29. …把他送到了醫院。
30. 有人把《中原音韻》的語音基礎搬到了外地，…。
31. …把所有的辛酸和痛苦都吞到了肚子裏去。
32. …很快就升到了每周十三元五角。

14) 金天俊《實用漢語語法與修辭》(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1988)，第46頁。

15) 方文憲《英漢對比語言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第82頁。

主要的區別之一是，前者不能帶“過”、“了”等這類動態助詞，而後者則可以。

⑪他來過學校。(動詞)

⑫*他在過學校讀書。(介詞)

⑫之所以不成立是因為“在”是介詞，其後面不能帶動態助詞“過”。和漢語一樣，英語介詞不帶任何後綴。

金天俊、方文惠先生主張介詞後面不能出現時態助詞“了、着、過”。我們在第三節裏提到的“來自”、“生于”等後面從來不出現時態助詞。這可能是跟它們的來源也有一定的關係。雖然在讀法上“來自”、“生于”都是一個單位，但讀法不一定跟語法分析完全一致，故依據傳統的看法，把這裏的“自”、“于”看成介詞也是可以的。如果我們要論證“來自”、“生于”等一定是個複合詞，那麼我們還需要更强的依據。但是所謂的介詞“到”的情形跟它們大不相同。這“到”後面還可以出現“了”，“了”的語法意義是表示實現，一般放在動詞或動詞結構後邊。那麼這“到”還能說是介詞嗎？

現在“在”、“到”等已不跟它們後面的名詞或名詞詞組發生關係了，還堅持主張“在”、“到”一定是介詞，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又如：

回到了故鄉	回到故鄉
住在了北京	住在北京

這裏的“了”可以出現，也可以不出現，但這兩類的基本結構是一樣的。在早期普通話裏不出現“了”，那時我們把到、在看成是介詞也沒什麼不可以。問題是隨着時代的不同，語言發生變化，以前的語法無法解釋新的語言現象了。那麼我們應該對以前的語法加以修正才對。在“回到故鄉”中，“到”後面也可以用“了”了。這兩類的基本結構應是一樣的。“回到了故鄉”中的“到”不再是介詞了，則“回到故鄉”中的“到”也許不是介詞。那麼這種“到”應該是什麼？

V. 「介詞」到與詞組

趙元任先生¹⁶⁾說：

(2)到。全聲調的“到”是一個趨向補語(4a型)。

16) 趙元任《國語語法》(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第184頁。

咱們居然趕到了，這事情我早料到了。
輕聲的“·到”，可帶可不帶“了”，是動相補語，作用跟“·着”差不多。
我碰到(了)一件怪事。

早期的普通話在“走到張家”的“到”後面不出現“了”，但在“我碰到一件怪事”的“到”後面可以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之下也許可以根據“到”後面出現的賓語的不同，把它們分析成兩種類型。問題是現在的普通話已經沒有了這種區別，在“到+時間詞或處所詞”類型中“到”後面也經常出現“了”了。

在結構中是否能出現“了”字，對我們進行語法分析來說有很大的影響¹⁷⁾。“走到張家”中的“到張家”也許可以看成是介賓結構，但“走到了張家”中的“到”再也不能看成是介詞了¹⁸⁾。在這種情況之下根據後面出現的賓語是不是時間詞或處所詞來把它們分析成兩種不同的類型，遠不如把它們看成是同一類型來得簡明、合理。故李忠初、李伯超、盛新華先生¹⁹⁾說：

“送到車站”與介詞短語做補語的情況不同，應該分析為“送到/車站”，不能分析為“送/到車站”，因為“送到”後面可加助詞“了”，而做補語的介詞短語與前邊動詞之間不能加“了”。“送到”可看作一個動補式複合詞，也可看作是動補短語。“放到家裏、運到天津、追到門口、說到心坎裏、看到一個熟人”之類的短語應作同樣的分析。

呂叔湘先生²⁰⁾說：

位於動詞之後的‘給、在、向’在語音上附屬於動詞，以至於表示完成態的‘了’字不能加在動詞之後，只能加在介詞之後，因此也可以把動詞加介詞整個地當作一個複合動詞。例如：

送給了有關單位
倒在了炕上
駛向了遠方

17) 林燾《語音探索集稿》(北京,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90), 第38頁。

18) 處所補語, 一般來講要緊跟着動詞, 例如: 在“他送客人到十字路口”中為了使處所補語緊挨着動詞, 一般的句子會採用“把”字句來表達此句的意思, 即“他把客人送到十字路口”。問題是漢語的結構單位已轉化為雙音節詞為主, 久而久之, “送到”就變成一個單位了, 更有趣的是“送到”後面還可以出現“了”, 這可能跟“碰到”、“看到”等可以帶“了”也有關係, 是一種類化現象。這種語言現象還牽涉到語法分析, “到十字路口”就不能再看成動詞“送”的補語了。

19) 李忠初、李伯超、盛新華《漢語語法修辭概論》(長沙, 岳麓書社, 2000), 第101頁。

20)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4), 第13頁。

呂叔湘先生發現介詞「給、在、向」後面還出現「了」，就從另一種角度解釋這結構。呂先生認為「送給、倒在、駛向」可以看成是個複合動詞²¹⁾。如果我們能夠接受呂叔湘先生的這種見解，那麼我們還能進一步承認「V+到」²²⁾這種結構也是個複合詞。王寧、鄒曉麗先生²³⁾也說：

在語感上，這些介詞與前面的動詞靠得更近，與後面的介詞賓語反而顯得不太密切。所以有的語法著作主張把「動詞·介詞」看作一個複合動詞。如果這樣處理，原來作補充短語看待的短語，就得按述賓短語看待了。

漢語複合詞，由於缺乏明確的形式依據，這就給判定帶來了較多的困難。我們在複合詞的確定過程中，首先是借助語感初步認定相對隣近(或連及)的字可以構成複合詞，其次，輔之以具體的語言材料證明，包括其他同一類型的外證與自己本身的內證。就語感來講我們不妨把送給、倒在、駛向等看成複合詞，但這語感不是判定是否複合詞的充分條件。下面先看一下跟「出」有關的例子，例如：

看出，突出，指出，找出，唱出，造出，畫出，彈出，作出，得出，聽出，算出，說出，擬出，拍出，描出，結出，寫出，讀出，吐出，列出，舉出，提出，發出，認出，添出，定出，分出，奏出，試出，伸出，排出，算出，量出，拼出，傳出，尋出，繪出，分泌出，高出，揮出，踏出，定出，挖出，閃出，長出，求出，踢出，邁出，送出，取出，衝出，踩出，付出，超出，確定出，標識出，透露出，顯露出，概括出，研究出，分化出，培養出

表面上看來這些例子都一樣是動補結構，但《現代漢語辭典》認為突出、發出是個詞。我們再參看《進明中韓大辭典》就發現它把看出、指出、作出、得出等也看作

21) 吳競存、梁伯樞《現代漢語句法結構與分析》：

「於」在古代漢語為介詞，現代漢語中「於」有一部分已明顯地不屬介詞而成了構詞成分，如「急於、等於、屬於、善於、基於、在於、忠於、苦於、便於、勇於、敢於」等都已凝固為動詞，其中的「於」為動詞的構詞成分。《現代漢語辭典》均把它們作為詞條列出。以上各例的「於」從古到今實際上經歷了如下變化過程：

介詞「於」前附，轉為構詞成分

V+於+N

述補

介賓

(V+於)+N

述賓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第240頁。

22) “回到”的“到”跟“看到的”“到”有所不同，前者不一定念輕聲而且又往往具有詞彙意義，例如：他把自己的計算結果和看法寫成文章，寄到上海《科學》雜誌編輯部。這些例子裏的“到”都不具有它的詞彙意義，這時的“到”我們一般念輕聲。

23) 王寧、趙曉麗《語法》(香港，海峰出版社，2000)，第143頁。

是個詞了，由此可見，它們認定是詞是短語是有些主觀。另一方面，隨着時代的不同，可能出現由本是短語變到一個詞的現象了。

我們必須看到語言結構的轉變是通過“不知不覺”地逐漸改變結構的發展狀況來完成的，因此，在同一種類型中詞與短語兩種情形共存，因此我們斷定看出、突出、指出、作出、得出、發出等在沒有變成一個詞以前先經過短語的階段²⁴⁾。至於“用到、落到、來到、搬到、回到、飛到、講到、放到、走到”等現象，《現代漢語辭典》沒把它們看成一個詞，《進明中韓大辭典》也只把非常常用的“來到”看成一個詞。由此可見V+/到+N一下子變為V(V+到的複合詞)+/N這樣的“大踏步”的轉變不太可能取得社會的公認的。值得注意的是，詞的內部一般不允許有語音停頓，但內部不能停頓的語言片段不一定是詞。在我們看來，它們的結合程度沒有一般複合詞那麼緊密。故如同述補詞組“講完”能夠擴展成“講得完、講不完”一樣，“搬到”、“用到”也可以擴展成“用得到、用不到”、“搬得到、搬不到”。因此，我們認為“落到、搬到、回到、飛到、講到、放到、走到”等還停留在短語的階段。總之，從外型上看，這些“用到、落到、來到、搬到、回到”等很像帶後綴的複合詞，但它們不滿足“最小”和“獨立運用”這兩個條件。因此，我們認為它們不是詞而是詞組。

VI. 「介詞」到的語法功能

堅持傳統說法的學者把“買到(了)治療氣管炎的藥物”、“看到(了)他”等中的“買到”、“看到”看成述補詞組。那麼我們考察過的“回到(了)故鄉”中的“回到”也應是述補詞組，那麼“到”當成補語了。劉月華先生²⁵⁾說：

24) 徐世榮《普通話語音常識》：

「最輕音不但影響聲調，還影響元音，使元音變得輕短以至“弱化”，“高元音”不再高，“低元音”不再低，“前元音”不再前，“後元音”不再後，圓脣的不再圓，舌位都趨向中央，大多變成極省力氣的中央元音(a)，脣形也近于“中性”。例如：“豆腐”dòufu變成dòufu，再弱化，即成dòufe(fə)，甚至元音弱化到仿佛丟失，如“帽子的”子，變化過程是zī→zi→ze→z。 “我的”的，變化過程是dī→di→de→d。」

余志鴻先生在《兒化和語音結構的變化》p112中說：

「語音上有共起特徵的詞尾“兒”，是由半獨立的輕聲過渡來的。北京至今還有一些老年人，仍把“燈兒”、歌兒說成dēnger, gēer, 而不是dēngr, gēr, 把“兒”發成輕聲音節。」

我們以上考察過語音的漸變現象，同理，指出、突出等也先經過短語再變成一個詞是比較合理的推測。至於找出、唱出、造出等例子，現在停留在短語的階段。久而久之，可能也會變成一個詞（北京，語文出版社，1993），第124頁。

25) 劉月華《趨向補語通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第94頁。

“上”與“到”比較

A: 可搭配的動詞不同。表示結果意義的“到”可搭配的動詞很廣,“上”則較窄;但“到”不能與“趕”、“逢”結合,比較。

- (1) 在火車上我遇到了大劉。
在火車上我遇上了大劉。
(2) 我到北京正趕上廟會。
*我到北京正趕到廟會。
(3) 我聞到一股奇怪的香味。
*我聞上了一股奇怪的香味。

劉月華先生談到“到”的結果意義用法。這裏劉先生所舉的例子,如“在火車上我遇到了大劉”、“我聞到一股奇怪的香味”中的“到”具有結果意義。劉月華先生又說²⁶⁾:

到(趨) ○→□
回到家

到(結) ○→□
買到一本書

由此可見,劉月華先生把“到”的用法分得很清楚,即:V+到+一般賓語時“到”是表示結果的。至於V+到+處所詞(案應包括時間詞在內)時,“到”是表示趨向的。傳統的說法正是根據“到”後面出現的賓語是否時間詞或處所詞,判斷“到”是介詞還是結果補語。依據這種觀點去分析“回到家”、“買到一本書”,認為“回到家”的“到”是介詞而“買到一本書”的“到”是結果補語。問題是漢語的單音節在句中的活動不夠自由,使得不少的單音詞在充當句子成分或修飾其他詞語的時候常宜甚至必須擴展成雙音(或多音)詞語²⁷⁾。再者,對一般人來說,“回到”與“買到”其結構頗相似,結果現代的普通話裏“回到”後面也可以出現“了”了。

劉月華先生²⁸⁾說:

與趨向補語的基本結果意義一樣,“了”的結果意義表示動作的自然結果,即表示進行某一動作後,通常會出現的結果。

“回到家”與“回到了家”中前一個也許可以分析成V+補語(介詞+介詞賓語),但後一個“到”沒有辦法分析為介詞。最好的方法是把這兩個“到”都分析為“補語”比較合理。

26) 劉月華 《趨向補語通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第19頁。

27) 楊自儉、李瑞華 《英漢對比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第366頁。

28) 劉月華 《趨向補語通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第31頁。

“買到一本書”與“買到了一本書”中“到”沒有趨向意義而只有結果意義，故把這裏的“到”分析為結果補語是很恰當的。至於“回到家”，這裏的“到”明顯有趨向意義，但有些趨向補語的結果意義與相應的趨向意義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引申關係²⁹⁾。在“回到家”中的“到”也實際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結果意義³⁰⁾。至於“回到了家”，這裏的“到”由於它後面出現了“了”，其結果意義更為明顯。如果我們看重這“到”的結果意義，則我們不妨把這“到”看成是結果補語。但在我們看來“回到”的“到”之趨向意義比結果意義更明顯，故我們主張這“到”是趨向補語。

VII. 結論

“到”出現在述語後頭時，傳統的看法是依據述語和它後邊出現的詞的類型，分析為結果補語或介詞。如果“到”後邊出現的是時間詞或處所詞，那麼這“到”是介詞，跟它後邊的時間詞或處所詞構成一個介賓結構，而在其他的情況之下，“到”是結果補語。問題是現代的普通話跟早期的普通話不一樣，這種“到”的後邊也可以出現“了”了。這一現象給語法分析帶來很大的影響。隨着時代的不同，語言中發生了些變化，傳統的觀點無法解決這一新的語言現象了。那麼，我們應該對傳統的觀點加以修正才合理。

傳統的說法認為介詞後邊不能出現時態助詞“了”，依據這種見解來說“回到(了)故鄉”的“到”再也不能分析為介詞了。比較合理的解釋是要把“回到了故鄉”和“買到了一本書”中的“到”都看成補語³¹⁾。

“買到了一本書”中的“到”沒有趨向意義而只有結果意義，但“回到了故鄉”中的“到”不但具有趨向意義而且也具有結果意義。但這時“到”的趨向意義重於結果意義，故我們認為這“到”歸於趨向補語較為妥當。

【參考文獻】

馬真 《簡明實用漢語語法》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29) 劉月華 《趨向補語通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第18頁。

30) 屈承喜 《簡易華語語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第43頁。

31) 傳統認為“介詞”不能獨立作句子成分。那麼，這個作補語的“到”就只能看作動詞了。

- 趙元任 《國語語法》 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
- 《國語會話(一)》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1989
- 楊自儉、李瑞華 《英漢對比研究論文集》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 宋玉柱 《現代漢語語法論集》 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
- 《語法與修辭》 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 陳光磊 《漢語詞法論》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
- 康寔鎮 《進明中韓大辭典》 漢城，進明出版社，1993
- 吳競存、梁伯樞 《現代漢語句法結構與分析》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 《語言文字應用規範手冊》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
- 林蕙珊 〈從「優選理論」來談國語的三聲變調〉：《聲韻論叢》 第十輯，臺北，學生書局，2001
- 徐世榮 《普通話語音常識》 北京，語文出版社，1993
- 金天俊 《實用漢語語法與修辭》 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1988
- 方文惠 《英漢對比語言學》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 趙元任 《國語語法》 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
- 林燾 《語音探索集稿》 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
- 李忠初、李伯超、盛新華 《漢語語法修辭概論》 長沙，岳麓書社，2000
- 呂叔湘 《現代漢語八百詞》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 吳競存、梁伯樞 《現代漢語句法結構與分析》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 王寧、趙曉麗 《語法》 香港，海峰出版社，2000
- 徐世榮 《普通話語音常識》 北京，語文出版社，1993
- 劉月華 《趨向補語通釋》 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
- 劉月華 《趨向補語通釋》 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
- 楊自儉、李瑞華 《英漢對比研究論文集》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 劉月華 《趨向補語通釋》 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
- 李忠初、李伯超、盛新華 《漢語語法修辭概論》 長沙，岳麓書社，2000
- 華先 《趨向補語通釋》 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
- 屈承喜 《簡易華語語法》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

【韓文提要】

‘到’가 동사 뒤에 출현시 일반적으로 두 개의 다른 유형으로 분류된다. 이 두 개의 유형중 하나가 到의 뒤에 나오는 것이 장소사나 시간사일 경우이다. 이때 到는 그 뒤의 장소사나 시간사와 결합하여 介賓結構가 되며 이는 어법상 보어가 되는 것으로 보아왔다. 문제는 현대 보통화는 조기 보통화와 달리 이때의 到 뒤에 ‘了’가 종종 출현한다는 점이다. 이는 곧 이 ‘到’가 더 이상 介賓結構의 介詞가 아닌, ‘到’ 앞에 출

현하는 동사와 하나의 새로운 결구를 구성하는 성분으로 보아야 할 것이다. 어법상으로 보면 '到' 뒤의 장소사나 시간사는 빈어가 될 것이고 '到'는 앞 술어(동사)의 보어(방향보어)로 봄이 타당하다.

【주제어】

複合詞, 語音節落, 介賓結構